

洋教授潛心研國學 助傳統文化走出去



孟巍隆致力將中國傳統文化傳播海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攝

一位金髮碧眼的美國青年，因武術結緣中國傳統文化，十幾載埋首浩瀚的古漢語典籍，致力於成為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的「國學家」。他一邊給中國的大學生講授傳統文化，一邊將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從一個中國文化愛好者變成了一位文化傳播的海外使者。他就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文史哲》英文版副主編孟巍隆(Benjamin Hammer)。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

《文史哲》編輯部因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份的登門造訪而聲名大噪。作為雜誌副主編，孟巍隆也因此見到了李克強總理，這張西方面孔讓總理駐足。「沒想到李總理會專門下來和我交流。」孟巍隆感覺李克強總理很親切，又因兩人是北大校友拉近了距離。

雙語背景具備優勢

《文史哲》是新中國成立後創辦最早、影響最大的高校文科學報，素有「學報之王」的美譽。2014年6月，《文史哲》編輯部與歐洲著名學術出版社博睿(Brill)合作推出《文史哲》英文版，致力於向英文世界介紹中國人文研究最新以及最富代表性的成果。

主編王學典說，語言翻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瓶頸和障礙之一。尤其是古代哲學、歷史和文學，比如「仁」、「禮」、「道」等抽象主題性思想的翻譯，頗令人費神。

孟巍隆就是英文版專門引進的業務骨幹，他不僅是山東大學獲得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的第一位歐美人，還是北京大學獲得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位歐美人。雙語背景兼具有中西方漢學研究優勢，孟巍隆的「加盟」為《文史哲》英文版的海外發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因為我能比較好地跟海外的漢學界交流溝通，我希望能把學到的中國傳統學問傳播出去，讓更多人受益。」孟巍隆如是說。

操一口流利的漢語接受記者採訪，成語、古詩、俚語、歇後語，信手拈來，孟巍隆對漢語文字的掌控已無異於國人。

十年寒窗一心學漢語

孟巍隆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從小就對異國風味的中國語言產生了興趣，他喜歡「別致」的中國文字。在學了一些簡單的漢語單詞後，1998年，孟巍隆以交換生的身份來到南京大學進修漢語。

2002年至2005年，孟巍隆師從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教授、博導劉曉東先生，攻讀古典文獻學研究生。他和中國的研究生一起上課，一樣的教學進度，一樣的教學方式，對一個外國人而言其難度可想而知。

老師說方言他聽不懂，普通話語速快了他也聽不懂，跟上了老師的語速又聽不懂講課內容，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這些他根本就沒聽說過。孟巍隆說，課後他就借同學的筆記抄寫。他放棄所有賺錢的



李克強總理視察《文史哲》編輯部。受訪者供圖

機會，每天回家閱讀古文，認真複習功課。

劉曉東教授依然記得，初學國學的孟巍隆曾對他說：「劉老師，我很喜歡你的『吐痰』。」其實是「談吐」。每每提及，劉曉東教授都忍俊不禁。劉曉東教授印象深刻的是孟巍隆的研究生畢業論文，他用文言文撰寫序言，頗令其驚訝。「文字非常清通。這是對他知識面的全面反映，反映了他的閱讀能力和表達運用能力。」劉曉東教授說，孟巍隆對古漢語有著強烈的執著的熱愛，他比中國學生更勤奮。

孟巍隆坦承，他發自內心的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熱愛肯定不亞於其他同學。在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孟巍隆回到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名古漢語老師。

備受海內外羨斗讚許

不久前，孟巍隆翻譯了國際漢學名家安樂哲(Roger Ames)的《儒家角色倫理學》。孟巍隆說，雖然翻譯過程困難重重，但這本書意義重大，值得翻譯，值得中國學人、世界學人去閱讀、品味。

學術視野開闊，基本功紮實，兼具中西方漢學研究優勢，孟巍隆十幾年的勤奮讓他終獲古漢語學界的認可。他受邀參加國際漢學大會，更得到了國學泰斗許嘉璐、西方漢學名家安樂哲的讚許。

王學典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很敬佩一些海外儒學研究專家，如杜維明和安樂哲諸先生，許多西方人把儒學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信仰。在他看來，孟巍隆是他所見到的把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當作自己信仰的年輕一代的代表。

「如果沒有信仰做支撐，我們很難理解孟巍隆把連中國學生都視為畏途的冷門學科訓誥學作為自己十幾年來一以貫之的專業。」王學典感慨地說，他們是中國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最好使者。



孟巍隆和兩個兒子。受訪者供圖

「您是山東人嗎？」

「山東德州人。」

「德州扒雞，好吃！」

我們採訪就是在這樣的對話中開始的。

定居濟南十幾年，孟巍隆已經融入了這裡的生活。

愛上中國市井生活

相比國際化大都市北京，他覺得濟南更有中國特色。他喜歡老濟南的泉水和河流，喜歡那些老街老巷；他還喜歡濟南的生活方式，泉水邊一碗茶抑或路邊攤的小吃；他喜歡中國傳統的市井生活，喜歡這份獨特的熱鬧。

「濟南人情味濃，文化底蘊濃，師生關係親切友善。」熱情好客的山東人讓在異國他鄉的孟巍隆感到了溫暖，北大畢業後，他選擇了回濟南。

9年前，他遇到了現在的妻子，一位土生土長的濟南姑娘。妻子的家人全在濟南，每逢節假日，孟巍隆帶上兩個兒子全家十幾口人團聚，他尤其喜歡這份熱鬧的親情。

另類西方視角 學生讚不絕口

作為一個美國人，能夠在中國的學裡給學生們講傳統文化，這是孟巍隆莫大的自豪。

「學國學不是為了當暴發戶」

孟巍隆說他很幸運，第一次在南京大學接觸到古漢語，當時授課老師講得生動有趣，激發了他對古漢語的興趣。劉曉東教授的鼓勵和支持，最終讓他沒有放棄古漢語的學習。如今，他也在向學生傳授學習古漢語的熱情。

「學這個專業不是為了當暴發戶，是純粹為了做學問，學點東西和其他人分享，還可以修身養性。」孟巍隆說，現在做了老師還能以此教化、教導自己的學生。但孟巍隆坦承自己的國學知識、底蘊以及修養還差得很遠，等「國學家」的夢想實現了，他也會回到自己國家教學生。

「孟老師從西方人的視角反觀中國的國學，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大二學生李泰衡選修了孟巍隆開設的《西方漢學史》。每次上課，孟巍隆都會帶一些國外名家的翻譯作品，啟發學生創新性的思考。

山東大學尼山學堂大三學生涂嘉敏則為孟巍隆的專業學術素養點讚。孟巍隆目前正在重新校勘清學者俞樾的著名經學著作《群經平議》。涂嘉敏說，俞樾的書留存版本少，理解難度大，這對中國人都很困難。看過孟巍隆整理的草稿和撰寫的按語之後，其專業水平令涂嘉敏感歎。

「孟老師還經常用他當年學漢語的例子鼓勵我們大膽發表意見，他說學習不是一件害羞的事情。」涂嘉敏說，孟巍隆正在向她學習粵語，作為「交換」，她要好好學習英語。

「你們都還沒有睡醒，剛才什麼都沒有聽到是嗎？」上課聽錯了學生的名字，孟巍隆如此找「台階」，學生們全都配合回答：「沒聽到。」涂嘉敏說，孟老師就是這樣幽默。

因武術結緣 終棄武從文

每個周末，孟巍隆都會出現在濟南正蒙拳社武術館，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巴西柔術藍帶教練，擅長傳統格雷西防身術。

走遍各地拜師學藝

孟巍隆曾經癡迷於中國的武術，也因此和中國文化結下深厚的淵源。他曾在大學期間休學一年，跟一位中國人學武術，師父姓孟，也給了他一個中國名字「孟威龍」。

「我跟我的武術老師用同一個姓，因為中國有句俗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孟巍隆如是說。

2001年，孟巍隆買了一張前往北京的單程機票，一心學武的他希望繼續自己的中國武術夢。他曾去嵩山少林寺拜師，還曾隨葉問的弟子學習過詠春拳。孟巍隆當時已經過了學武的最佳年齡，後來他被濟南的一位武術教練收為弟子。

也正是他在濟南居住期間，孟巍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愈加濃厚。他說，語言是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的最佳表現，學習語言是他接近並了解中國的關鍵一步。

他選擇了棄武從文，從中國武術的「鐵粉」轉粉到中國的國學。博士畢業後，「孟威龍」也改成了孟巍隆，他笑說原來的名字更像一個武打演員。但他依然感興趣武術的話題，看搏擊狂人徐曉東挑戰雷公太極的直播，和記者大聊中國武術如何走出去。武術，是他和中國的紅娘。

孟巍隆亦是巴西柔術藍帶教練。受訪者供圖

非遺傳人古法製茶 「黑黃金」閃耀絲路

神州傳承

自古嶺北不產茶，惟有涇陽出茯茶。或許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國茶業發展史上書寫了重重一筆的「茯磚茶」（又稱官茶），就出自陝西涇陽。從明洪武元年（1368年）第一塊茯磚茶從這裡誕生，在隨後的600多年時間裡，這裡出產的茯磚茶，順着綿延的絲綢之路遠銷西北乃至中西亞各國，四海蜚聲。而今，在陝西涇陽，這一傳承六百多年的製茶技藝，在涇陽茶人的匠心堅持下，依然散發着古時的芳香，並再次通過新絲綢之路走向世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賈振(右)專業從事製茶工藝十餘年。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涇陽茯磚茶非遺傳人賈振社介紹古法製茶工藝。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涇陽磚茶製作技藝2011年成為陝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涇陽磚茶製作技藝第十三代傳人，年逾30的賈振從小耳濡目染家族製茶過程，堅持手築茯磚茶這一傳統，專業從事製茶工藝十餘年。而他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繼續保持並原汁原味地傳承好這一古老的技藝，讓茯磚茶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堅持手工築茶 保持百年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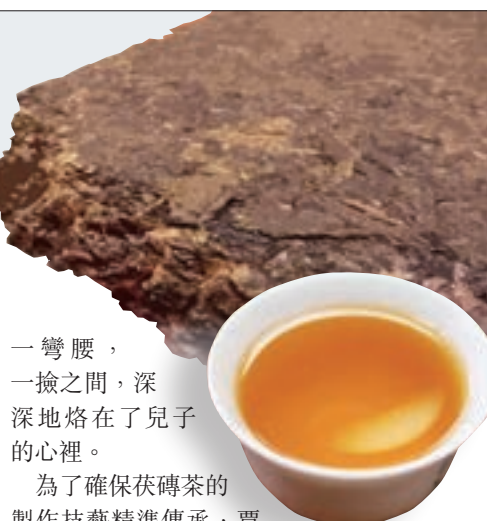
在賈振和父親的茯磚茶工廠內，隨處可見一塊塊棱角分明的茯磚茶，每一塊上面都開滿了閃耀的「金花」。賈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涇陽茯磚茶外形多為長方磚形，磚面色澤黑褐，內質香氣純正，滋味醇厚，湯色紅黃明亮。特別是上面盛開的「金花」，學名叫冠突散囊菌，不僅使茶葉在口味上更加醇厚甘甜，還具有較強的促消化、降血脂、溶解脂肪、調節人體代謝等功效，是涇陽茯磚茶最大的特點，涇陽茯磚茶也因此被稱為絲綢之路上的「黑黃金」。

在涇陽民間，一直流傳着「三不能製」的說法，即涇陽茯磚茶離了涇陽的水不能製，離了涇陽的氣候不能製，是涇陽人的技術都不能製。而在具體的操作中，賈振父子近乎「固執」的堅守，也讓記者真正領略到什麼才是傳統。在買家，記者看到，這個家族式的製茶企業完全保留了古時的製作風格，即使是那些製作的工具，比如築茶的模板、濾茶的木桶等，都完備地保存如初。

賈振告訴記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再生產的過程。現代生產技術的進步催生了適應大規模產銷需要的機械生產，而使得全程手工製茶變得非常少見。「傳承人存在的意義在於將全程手工技藝保持並得到發揚，手工誘發奇跡。」賈振稱，在傳承和保護先人文化的同時，努力做到舊中有新，新中有根，這是茯茶文化應達到的理想狀態。

通宵翻閱茶史 傳統中求進步

賈振的父親賈根社是這項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也正是他多年前秉承祖訓，按照祖上留下的製茶秘籍，整理、完善了一套涇陽茯磚茶的製作技藝，經過探索、發掘，恢復生產了沉寂近半個世紀的涇陽茯磚茶，從而使這一技藝得到傳承。據賈振介紹，做茶是他們家族的傳統，自小看父親做茶，每有一片茶葉掉著，父親都會彎腰拾起，而父親對茶的感情便在這



一彎腰，一檢之間，深深地烙在了兒子的心裡。

為了確保茯磚茶的製作技藝精準傳承，賈根社在製茶時十分嚴格，經常凌晨兩三點鐘在監控發花室的濕度和溫度。有一年做茶，因為下了一個月的雨，溫差和濕度大，賈根社和兒子便常常通宵達旦守着爐膛反覆琢磨思考。除了翻閱記載茶史的資料，他們還找出祖輩製茶的功夫反覆琢磨，並在製茶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茯磚茶發花成功。

賈振表示，自己對茯磚茶的熱愛是最執着的，因為涇陽茯磚茶有太多的變化，永遠了解不完。與茶為伴的日子越久，就越傾心於那種無法言說的魅力。而茯磚茶的整個製作過程，更像是一件藝術品而非簡單的加工製作，有着享受不完的樂趣。